

苦涩的果实

群众出版社



苦涩的果实

王贺军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苦涩的果实

王贺军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2千字 插页1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85 定价：0.58元

印数：000001—225000册

内 容 提 要

《苦涩的果实》、《艾丽之死》、《在星期六的晚上》等三部中篇小说，主要描写了某市公安局侦察科长高思，率领他的两名助手——李正斌和梁宏破获的三个曲折、复杂的案件。

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不同类型犯罪分子的阴险、狡诈，并歌颂了我公安人员的机智、勇敢，给人以启发和教育。

目 录

苦涩的果实.....	(1)
艾丽之死.....	(82)
在星期六的晚上.....	(150)

苦涩的果实

——一桩了结的人命案

秋天，——收获的季节，大地结出各种各样的果实，有甜脆的苹果，有苦涩的刺莓，也有致命的毒蘑。

高思一早走进办公室，习惯地做完每日清扫，上班铃就响了。今天没什么任务，他瞟了一眼办公桌上堆积的一叠文件、简报，打算坐下来静心翻阅一下。他常常这样，一忙起案子来就什么也顾不得看，等忙完了，文件、简报攒了一大堆，只好再抓紧时间搞突击，打歼灭战。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再办案子，就又顾不得看了。他刚从中抽出一份，还没看完题目，桌角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是楼下接待室打来的，说有人报案，他马上搁下话筒，来到了接待室。

报案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头，身材稍瘦，一副工人打扮。他脸上的表情阴郁悲哀，却不象以往报案人那么恐惧和惊慌，似乎那种可怕的袭击早已席卷过去，并已经消失了。高思先看了他的工作证，知道他叫郑石高，是一家机械厂的电工。

“发生了什么事？”高思问道，并示意他坐下说。

他没坐，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高思说：“我来送这封信。”

高思接过来，见信封上写着“郑石高收”。他抽出里面的信纸，上面的内容很简单：

石高：

今晚八点在宿舍等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如果我今晚来不了，就改在明天上午八点。一定！

媛媛

九月五日

高思看完信抬起头，不解地望着郑石高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叹了口气，声音低沉地说：“我去外地出差，昨天下午回来，才听说罗媛媛突然死了。今天早晨上班，经过工厂大门口的收发室，收发员交给我这封信，说是罗媛媛三天前送来的。我听说你们正在办理她的案子，不知这封信能不能提供什么线索，又怕耽误事，就马上送来了。”

“罗媛媛的案子？”高思挺纳闷，自己怎么没听说？

“就是五号——给我写信的那天晚上死的。”他补充一句。

高思又上下打量他一下，然后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他犹豫了片刻说，“是同志。”

高思想了想，便收起信说：“好吧！我把这封信转给这个案子的有关同志，有事我们再找你。”

他迟疑了一下，象是还要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然后步履缓缓地离去了。

送走郑石高，高思把梁宏找到办公室，让她马上了解一下，有关一个叫罗媛媛死亡的案子是谁在办理。梁宏出去后，高思把郑石高送来的那封信搁在桌角上，重新坐下来翻

阅那一叠文件、简报。

这些文件和简报中，有上至公安部的，省公安厅的，也有兄弟市公安局和本地区各县、区分局送来的。有一份简报上说，A市公安局最近发现了几个走私线索，其中有的可能与本市有联系……

高思一份份地翻阅着，过了许久，梁宏才回来。高思从桌上抬起头问：“了解到了吗？谁办的？”

梁宏回答说：“是和平区公安分局办的，已经结案了。”

“噢，什么结论？”

“自杀。”

“自杀？”

“这是他们报给检察院的案卷副本，我刚借来的。”梁宏把一个卷宗袋搁在高思的桌子上。

高思朝那上面瞟了一眼，这才明白梁宏去久的原因，说：“我没说要看案卷呀！”

梁宏调皮地一笑，说：“可你看了才能放心。”

高思正被梁宏说中，莞尔一笑，便埋头翻阅起案卷。只见上面写道：

“罗媛媛，女，二十四岁，市新华书店营业员。九月四日晚，因与其母亲田淑华发生争吵，受到田的责骂，一时想不通，于次日——九月五日晚在家中服‘敌敌畏’自杀。”

另附有一份法医写的死亡鉴定书：

“经检查，死者身上无任何外伤，口腔内有浓烈的‘敌敌畏’药水味，确系自杀死亡。”

高思看到这里，皱皱眉头，心里划出几个问号：“检查？……口腔？……药水味？”

梁宏看出高思的表情变化，有些惘然，问，“怎么？……”

高思点着案卷说：“你看看！”

梁宏走过去细看了一阵，也没看出有什么疑点。

高思又把郑石高送来的那封信递给她，说，“你再看看这个。”

梁宏抽出信看了看，又对着那份案卷琢磨了一会，这才觉出有些奇怪，说：“罗媛媛既然是五号晚上自杀的，为什么还写信约郑石高当晚见面？”

高思注视着梁宏，见她并无下文，这才又说：“你再看看法医鉴定，有什么问题没有？”

梁宏把法医鉴定书端详了半天，又望着高思摇摇头。

高思离开椅子，一边在地上来回走动，一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鉴定书上只写‘检查’，却不写‘解剖’这个常用词？为什么只写‘口腔’，而没有肠胃里的情况？还有，口腔内有浓烈的敌敌畏药水味，这能说明什么呢？难道判定一个人是否服毒，仅仅是看其口腔内有没有‘药水味’？”

“噢！”梁宏醒悟了，说，“难道法医没做尸体解剖？”

“很可能。”高思停住脚步说，“如果这样，这个自杀的结论就缺乏充分的根据。不进行尸体解剖化验，仅凭死者口腔内的药水味，不能证明死者就是服毒致死的，也就等于没有搞清致死的真正原因。而且，罗媛媛写给郑石高的这封信表明，她急切地要在五号晚上见到郑石高，而她和她母亲的争吵是发生在四号晚上，如果她决定在五号晚上自杀，为什么还要写这封信？即使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那显然也要等见到郑石高之后，至少在六号上午之后，因为她在信上说明，如果五号晚上不能见郑石高，就改

在六号上午，并说明‘有重要事情’要告诉郑石高，可她却在五号晚上死了。这不突然吗？不令人费解吗？还有，她在信中提到的‘重要事情’是什么呢？”

高思的一番话，使梁宏开始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她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区分局在这个案子上遗留下来许多疑点，自杀的结论缺乏证据。”

“而且……”高思停顿了一下，拿起案卷掂了掂又说，“对罗媛媛的死，我认为还不能排除自杀以外的可能。”

梁宏神情严肃地问：“马上了解一下？”

“完全必要。”高思思忖片刻说，“你把小李找来，我马上和他到死者家去一趟。你去和平区分局，把他们对这个案子的办理经过，尽量调查清楚。”

“好！”梁宏应声出去了。

二 重新立案

在吉普车里，高思把情况简单的向李正斌讲了一遍。

已经是粉碎“四人帮”的第四个年头了，那拔地而起的新建的高层住宅楼，鳞次栉比的大小商店，人群簇拥的自由市场，都给人一种天地翻新、生机勃勃的感觉。这是新生活的鲜艳色彩，令人轻松而陶醉。但是，对于此刻坐在吉普车里的高思和李正斌来说，每当看到这一切，心头油然而升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吉普车停在一个小院的门口，罗媛媛家就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式四合院。院子不大，院门很陈

旧，没有插销，朝南是三间瓦房，东西两侧还各有两间瓦房。高思和李正斌正站在院中四下打量，从西屋走出一位老大娘，步履蹒跚，满头银丝，看上去足有七十的年纪。她上下打量着这两个陌生的民警问：

“找谁呀？”

“罗媛媛家。”李正斌说。

老人随手指指朝南的三间房：“喏，那就是，家里没人。”

“人呢？”

“都去火葬场啦！”

“火葬场？”

“送媛媛去了。”老人声音有些凄凉。

高思眉毛一抖，忙问：“什么时候走的？”

“有个把钟头了。”

高思顾不得再问，立刻招呼李正斌上车，驱车直奔位于市郊的火葬场。

李正斌也感到情况不妙，他握紧方向盘，两眼直盯着前方，脚下把油门死死地踩到了底，引擎器发出强烈的轰鸣，吉普车就象离弦之箭，引得路旁行人们投来惊愕的目光。

不到十分钟，吉普车就来到了十多公里外的火葬场。

一走进这个位于山坡上，四野空旷的火葬场，立刻给人一种凄凉、悲哀、阴森，甚至恐怖的感觉。灵柩室里，无数个骨灰盒排列在高高的木架上，一张张嵌在骨灰盒上的亡者遗照，默默无声，真正是死一般的宁静。殡仪室内，伴着一阵阵幽伤的哀乐，传出一声声对死者悲凄的追思和回忆，哀悼归去的魂灵。火化室里，不时发出一阵阵悲哀至极的、撕

心裂胆的哭嚎声，每一个亡者的躯体，都是在这哭嚎声中最后化为灰烬。

此时，在火化室里，一个已经失去生命的姑娘，静静地躺在将要推入火化炉的灵床上，她那纸一样煞白的、端庄而清秀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极度忧伤、痛苦的表情。

姑娘的父亲用一双粗糙的手，颤抖抖地抚摸着女儿的额头，失神的眼里没有一滴泪水，仿佛早就流干了。姑娘的妹妹搀扶着父亲，眼里流下一串串无声的泪。其余的一些同事亲友，都围在一旁轻声抽泣着，在心里默默地向姑娘做着最后的告别。唯有姑娘的母亲头发零乱，扑在女儿的遗体上放声大哭着：“媛媛啊！妈不该骂你，你不该跟妈赌这么大气，你不该寻短见哪！睁开眼再看妈一眼，再看妈一眼吧！”

对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来说，这种生死诀别的情景是司空见惯的，他们安然地，甚至有点不尽人情地把围在死者前的人们拉开，按响了令人心悸的电铃。随着铃声，灵床移动了，姑娘的遗体缓缓进入了火化的炉子间。“呼！”的一声，炉门关闭了。就在工作人员要按动另一个电钮而使推入炉间的姑娘化为灰烬的一刹那，突然响起一声炸雷般的喝令：“停！”

众人大吃一惊，猛然回首望去，只见两个威严的公安人员出现在门口，正是高思和李正斌。眼前的情景，使他俩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好悬哪！

.....

新的尸体解剖鉴定完全证实了高思当初的怀疑：死者口腔内虽有“敌敌畏”药水味，但经过对胃液化验，并没发现含有此种药水的成份。在死者头部，有一块皮肤瘀血，是遭硬器

所击的结果，但并不致命。解剖结果证明，死者是由于空气窒息而导致死亡。死亡时间约在五号晚间九点左右。

结论很显然，罗媛媛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梁宏从和平区公安分局调查回来，向高思报告：罗媛媛的案子发生后，其父母就认定是自杀，理由是罗媛媛死的前一天晚上曾和母亲发生过激烈争吵。区分局在侦讯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听过死者父母反映的情况后，也基本倾向是自杀。当提出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查时，死者父母坚决不同意，认为女儿自杀已经让他们悔恨不已，不能让女儿死后连个好尸首也留不下。由于死者父母的固执，区分局趋于自杀的倾向，加之死者口腔内确有浓烈的“敌敌畏”药水味，法医便轻率地放弃了对尸体进行解剖，草草做了服毒自杀的结论。

高思又把这前后经过详细的向市局领导作了汇报，市局很快做出决定：一、在全地区对和平区公安分局进行通报批评。二、责成和平区公安分局的有关人员作深刻检查。三、由市局刑侦科重新立案，迅速侦捕杀害罗媛媛的凶手。

三 初步的分析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高思他们首先对罗媛媛遇害的现场——罗家，进行了复查。

罗家只有两间房，中间一个厨房将两个房间分为东西两侧。进屋先要经过厨房，厨房的门上是一把自动暗锁，没有手拉插销。经过厨房，东侧就是罗媛媛和妹妹罗芬芬的住

房，罗媛媛正是在这间屋子里遇害的。房间的门上有一个手拉插销。这间屋子不大，陈设也很简单，除了两张单人床，一个带梳妆台的高低柜，再没别的家具。墙上镜框里镶嵌着一张罗媛媛的放大彩色照片，就象一朵含苞欲放的花，妩媚、艳丽、动人。在罗媛媛那张床的床头，摆着一些书籍，是一些高中课本和几本中外小说，挨床的窗户上安着铁栏，想不弄断铁栏从窗户进来是不可能的。看来凶手是从门口进来的，但要经过厨房和通向这间屋子的两道门方能进来。可是，厨房门上的自动暗锁和这间房门上的手拉插销都没有任何损坏。至于脚印、指纹等，由于没有对现场实行长期保护，所以无从勘查。

高思他们又来到罗媛媛父母的房间看了看，这是一个十分富有的、有点奢侈的房间，“捷克式”三开门大立柜，电镀铁管沙发，皮革面折叠椅，上海红灯牌收音机，日本“三洋”牌十二吋电视机，在房间里摆得充充实实、整整齐齐。

当时，只有罗芬芬在家。她是夜班，白天在家休息。她父亲上班去了，母亲也上街买菜去了。她年纪不过二十岁，长得也很漂亮，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很象她姐姐，在高思他们勘查现场的过程中，她始终倚着门框，用怯生生的目光打量着他们，紧闭着嘴唇一句话也不说，表现得有点木然，又有些紧张。

复查现场回来后，高思找来了当初办理这个案子的和平区公安分局的有关同志，向他们详细询问了发案的经过。

六号早晨七点半左右，和平区公安分局接到罗媛媛死亡的报案。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罗家附近的邻居已被惊

动，都围在门口。屋里，罗媛媛的父亲罗旺富象木头人一样呆立着，脸上挂满了无声的泪。她母亲田淑华却扑在尸体上哭得象一个泪人，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

“天哪，我的媛媛这是怎么啦！天哪，我可活不了啦！”

分局的同志费了好大劲，才把她从罗媛媛的尸体上拉开。

罗媛媛的尸体卧在床上，身上衣服整齐，屋里的一切摆设也都井然有序，没有撕打迹象。只是罗媛媛床上的被子很零乱，一半搭在她身上。对现场勘查的结果，只发现死者床边有一个“敌敌畏”药瓶，死者口中也带有浓烈的“敌敌畏”药水味。

“看样子，象是自杀。”一个缺少侦察经验的同志，随口说出这句话。

罗媛媛的母亲田淑华一听这话，先是大吃一惊，连哭声都停住了。随后哭得更凶了，还用手连连打着自己的嘴巴：

“这都怪我，都怪我呀！”

“怪你？”那个同志很奇怪。

“是怪我，怪我前天晚上不该骂她。”田淑华一边哭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四号晚上罗媛媛和她吵过架，她骂过女儿的事。

这时，罗芬芬下夜班回来了，当她看见屋里的情景和床上姐姐的尸体，“啊”的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随后，一个小伙子从门外跑了进来，他是罗媛媛的对象齐佑，刚刚听到罗媛媛死亡的消息，边往里跑边喊着：

“媛媛，媛媛！”

一个同志企图上前阻止他，却被他一把推开，直奔罗媛

媛的尸体前。他站住了，两眼死死地盯着罗媛媛失去血色的脸，泪水簌簌流下。好半天，他才声音颤抖地说：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田淑华忍不住说：“小齐，怪我，这都怪我呀！”

“什么？”齐佑倏地转过身来，吃惊地望着田淑华，“怪你？”

田淑华又把四号晚上吵架的事说了一遍。

齐佑听完，怔怔地睁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愤怒地对田淑华谴责道：

“大婶呀！你糊涂，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是我糊涂。”

“你不该骂她！”

“我不该。”

“你冤枉了她！”

“我冤枉她了。”

“你！……”齐佑哽住了。

“小齐，你别说了，快别说了，我的心都要碎了呀！”

田淑华向齐佑央求着，哭得象个泪人。

齐佑难过极了，用手狠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在这之后不久，公安分局的同志就撤离了现场。

……

这就是发案的前后经过。联系对现场的复查及新的尸体解剖鉴定，高思对李正斌和梁宏说：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梁宏是心里有话憋不住的，她只要有点看法就要马上提出来。这会儿，她又抢在了李正斌的前面说：

“我认为，凶手是趁罗媛媛不备，首先用硬器把她打昏，使她失去反抗能力，然后用棉被将她窒息，再将嘴里灌进“敌敌畏”毒药。我的根据有三点：一、死者头部有硬器致成的伤，但现场没有撕打迹象；二、死者颈部没有任何印痕，说明凶手不是将她扼死的，而现场唯一反常的，就是棉被很凌乱，因此可能是凶手用来窒息死者的工具。三、死者只是口中有‘敌敌畏’，胃里却没有，说明是死后灌入的。如果是死前灌入这种药水，即使是在罗媛媛已经处于被打昏的情况下，药水也会随着呼吸进入胃里。”

高思点着头。

李正斌看出梁宏还有想法，就用眼睛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梁宏想了想，然后又说：

“从现场勘查的结果看，房间窗户上的铁栅栏很完整，所以凶手的入口只能是厨房门。厨房门上的自动暗锁没有损坏，说明凶手或是事先潜伏到屋里，或者手里有开暗锁的钥匙。”

李正斌笑了笑说：

“如果凶手就是她家里的人，他就用不着钥匙，也用不着事先潜伏了。”

“你怀疑是她父母？她妹妹？”梁宏急忙问。

“外来作案和家里人作案，这两方面的可能性都存在。”李正斌说。

梁宏点点头，又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高思。

“你们的分析我都赞同。”高思态度很认真，也很爽快。